

湘江头条

文酒流连 不及政治

谭延闿寓沪时期的书法生活

叶蓉丹

书法日课：

专注颜字，旁及诸体



谭延闿(1880—1930)，字祖庵，湖南武陵人。

自古文人墨客把习字当作修身养性的艺术活动。定居沪上，谭氏少了公务繁忙，生活相对安定，几乎每天都保持着书法日课。

《谭延闿日记》中，有关谭氏日课记载甚详。日课内容主要是阅读经史子集和临碑习字。在展品中，有谭延闿临颜鲁公《麻姑仙坛记》(民国三十六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影印本)。此时的谭延闿非常专注且系统地学颜字，除临习最多的《麻姑仙坛记》外，颜真卿其他碑帖及钱南园字、篆书《峰山碑》、隶书《张迁碑》都有涉及。

他以通临范本为主要日课

方式，并以临写二纸为常例。谭氏每日至少写百二十余字，按此体量临写，约七八日即可完成一通小字《麻姑》，十来日可完成一通大字《麻姑》。谭氏以乌丝格作

大字，每纸二十四字，一纸字数减少则每日临《麻姑》为五纸或六纸，甚至有日临《麻姑》十二纸。此外，他还通临《李玄靖碑》《自书告身帖》《元次山碑》《颜家

庙碑》《东方朔画像赞》《张迁碑》。

谭氏会根据其书写状态调整通临范本，在临写的过程中即便感到所临范本并不得心应手，仍坚持临完一通再改临其他范本。谭氏临摹的意义并不在于求形似，而是着重于技法能力的获得，并在专临颜字外转益多师、博取众长。



谭延闿“旧旧食堂”榜书 1926年 纸本 纵86厘米，横380厘米

湖南省博物馆藏

人情往来：

从不卖字，常赠对联

官员不卖字的现象。现任官员不卖字，应该是官场行之已久的传统。

谭氏寓沪期间的书法应酬一是主动赠予书作，用以奖赏茶族亲后代或是感谢为他提供服务者。然而有时受书人不一定合他心意，如谭延闿于日记中记载一位族亲后代：“人不上进无如何也。”二是应他人乞请索书，以书作用以维持社会关系网络，如其日记中“张承之来乞作屏联”

“范九风来请书”“为求书者作书甚多”等记载。

这类书法应酬人员构成情况颇为复杂，有同僚、亲友、商人、文人、政客等等，但只有跟他同处一个特定的社会集团的成员才能向其索书或托人索书。

谭氏面对这些索书者的请求，多不推托，只是偶尔写后抱怨几句。如在日记道：“饭后，又书屏二纸，了无意致，纸笔不应手，等于还债而已。”雷德侯先生在一篇

讨论中国书法的短文中指出，书法有着维持精英阶层凝聚力的功能。谭延闿于沪上也勤于非经济性的书法应酬活动，用书作进行着特殊的人情酬酢，以维持自己所处阶层成员之间的关系。

在其所记对联、扇面、匾对、大字榜书、题跋等形式中，对联是谭延闿寓沪时期应酬书法最频繁书写的形式。在多数情况下，索书人若未明确书作形式，谭氏多以对联应付。

此外，他的字课既有自娱和习字的目的，完成的字课练习也可作应酬之用，具有社会功能；其应酬之作也可代日课，使应酬书写活动兼具习字的功用。

的情况，如“曾九邀集易经字为联，得数十首。晚饭，饮一巡。复与曾九集联，颇有佳句。”

谭氏勤于集联，不仅是单纯的爱好和以书作之用，更是对其文学构思上的一种考验，正如谭氏于日记道：“曾士元约集联，构思颇苦。”张小华在《中国楹联史》中提到：“没有深厚的学识积累，所集对象不能熟捻于心，调遣自如，就不可能创作出一副好的集联。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集联的难度高于纯粹的自由创作。”但谭氏总能在有限的集字范围中集而成联，组成佳句。其日记载：“为曾九集《夏承碑》联，凡得百幅，未尽之字仅五字耳。”

集联书法既体现书家的书法技艺，又具文学内涵，在清代、民国时期备受时人喜爱。曾熙在面面对社交功用及市场大量的楹联需求时，集联字以备书写之需是最快捷的应对方式。谭延闿为曾熙集联，无疑会提高他的作书效率，同时也反映了曾熙对谭氏文学功底信服。

(作者系上海大学上海美术学院博士研究生)

食事与艺事：

谭延闿与友人的海上交游

美食著称于世。谭氏晚年以“伴食宰相”自居，李瑞清因爱吃螃蟹更是被戏号“李百蟹”。李瑞清流寓沪上后，生活境况并不佳。即便如此，李瑞清依然与谭延闿流连于沪上各著名酒楼。

谭延闿喜欢看李瑞清作字，对李瑞清笔法极为赞赏。李瑞清书法以篆籀笔法施之北碑，与自称学宗南碑的曾熙有“南曾北李”之称。

曾熙(1861—1930)，字子缉，号侯园，晚号农髯。衡阳人。辛亥革命后，他第二次当选为湖南省副议长。不久离开政坛，在李瑞清的劝谏下赴上海鬻书。书法广泛取法唐以前经典碑帖，并与三代鼎彝融通，呈现出道古婉通的艺术特色。与吴昌硕、李瑞清、黄宾虹并称“海上四妖”。晚年喜作焦墨山水和墨梅，妙绝一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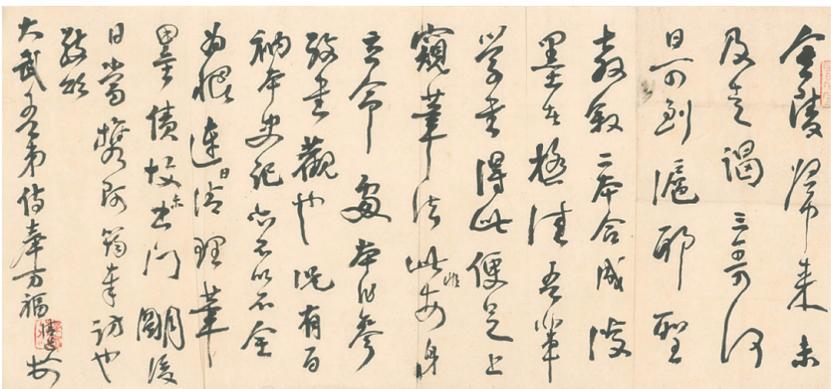
曾熙于1915年11月15日居住谭氏家中，是日，谭延闿于日记

中记载他们“谈至十一时乃寝”。

初到沪上，曾熙很快即融入了谭延闿的交游圈。因有谭延闿、李瑞清等好友的提携和推崇，曾熙鬻书很快取得了成绩。1916年3月1日《谭延闿日记》有载：“曾九月来字运甚佳，已可获八百余元矣，谓今日民穷财尽耶。”

此后，曾熙于沪上的鬻书生意更旺，润格大幅增长。即便是谭延闿的离沪和李瑞清的离世，也并没有影响他的鬻书之路，他逐渐成为沪上书坛具有影响力的人物。

此外，自从曾熙客居谭延闿家中，两人便以集联为乐，根据谭氏日记中的描述可见二人集联的兴致，如乐此不疲集联至十一时，《谭延闿日记》载：“与曾九集联为乐，至十一时乃寝。”“同曾九集《石鼓》字，至十一时乃寝。”“与曾九集苏至十一时，乃就寝。”甚至多有一天内集联两次



李瑞清致大信札 民国 纸本 纵25厘米，横56厘米

湖南省博物馆藏

此时许多文人墨客皆迁居于沪，谭延闿的诸多好友也因种种原因流寓沪上，如曾熙、张子武、李瑞清、余明震等。谭氏与其友人在上海这个大都市文酒流连、评书谈艺，与三十多位友人保持着较为密切的来往，称“沪居佳胜，亦足昭旷心目，朋友之乐且过青岛”。

谭氏于沪上密切交往的人员多为有一定社会地位的官员、文人士绅、商绅，并且以湘籍人士为主。可以说，谭延闿沪上的交往圈是以湖南人为核心的文化交游群体。

谭延闿是著名的“老饕”，他与家厨曹葵臣等人开创新的“组庵菜”，被称为近代中国官府菜的代表。在上海，谭延闿与其好友最频繁的交游活动便是宴饮，除了在各自家中招饮，更多的是在沪上著名酒楼。根据其日记统计，谭氏在这两年期间至少有小天酒楼有66次。宴饮不仅能满足口腹之欲，还能同时开展诗唱和、书法交游。

展览中，李瑞清、曾熙的作品与谭延闿作品一同陈列，恰能让人联想到三人当年在沪上的深厚情谊。

李瑞清(1867—1920)，字仲麟，号梅庵、梅痴、阿梅，自称梅花庵道人，人民国号清道人。江西临川(今抚州)人，自幼随父在湖南成长、求学。中国近现代教育的重要奠基人和改革者，现代美术教育的开拓者。曾任两江优级师范学堂监督兼江宁提学使，提倡艺术教育不遗余力。辛亥革命后寓居沪上，鬻书画为生。他在诗、书、画等方面颇有造诣，其中尤工书法，名声显赫。

谭延闿与李瑞清皆以精于

麓山苍苍，湘水汤汤。美哉斯台，可以解忧。

在长沙，有个天台，可以观赏南方四季的花木，饱览岳麓山的青绿，尽观湘江水的涟漪，还可以将天空中的风云变化一览无余，将城市中的高楼林立尽收眼中。一句话，它让你身在城中而亲近自然，远离喧扰。我在心底给它起了个名字，叫“解忧台”。

我的解忧台并非历史悠久悠久的古建筑，而是公司近些年新修的屋顶露天小花园。花园里自然少不了葱葱草木、灼灼花卉。冬去春来，花园里的夹竹桃会最先来报春。它个头不如公园里的大，枝丫也不甚繁密，但花朵却开得很粉艳，色泽浓郁，绝不输于任何其他地方的同类。石榴花是夏季的使者，在暑气未盛时便纷纷开放，红彤彤的，花朵娇小可人，显得弱不禁风，仿佛不胜绮罗。最引人注目的要数美人蕉了，它们笔直地站立着，叶子比棕叶宽大，线条感十足，花朵则是黄色中晕染着红色，就像淘气的小孩不小心将红色的颜料打翻在黄色的卡纸上，活泼灵动。

墙角三座小石狮背后的野花草也毫不逊色。它们身材修长，枝干挺直，在雄狮的庇护下恣意生长，俨然要赶超墙根枯黄矮小的竹子了。它们的花却很小，白而圆，像指甲盖那么大，凋谢后会结成毛状的果实，就像蒲公英或苦苣菜的种子，轻轻一吹，便飞散而去。就在这一吹一飞之间，我身上的浊气仿佛也随之消散，紧绷的神经不觉松弛下来。

台上的树，除了石榴树、桃树，还有松树、槭树、千层金和铁树。松树上密密麻麻的细针根根深绿，春临暑往，秋去冬来，它似乎从不变色，只有藏在针叶间的果实透露着四季的更替。若摘几个咖色的、鸡卵般大的成熟果子放在裤兜里，突然有种捣蛋的欢喜。

树上的青草也分外生机盎然，三叶草的叶片轻轻摇摆着，像是招呼你向它们许下愿望。槭树的叶在春天是红色的，摘几片色泽鲜亮匀称地夹在书里，试图将这朱红、这美艳留住，就像人试图将青春留住一样。千层金是色泽均匀的黄绿色，虽没有松树、槭树那般引人注目、受人青睐，但生长得很茂盛。铁树则总是一副淡然处之的样子，风雨也苍翠，寒暑也苍翠，枝叶始终有力地向外展开，坚韧而挺拔。

这些花果树木时常会引来蝴蝶和蜜蜂光临，蜻蜓也是台上常客。它们总是单独行动，并不像大雁、麻雀这些鸟类总是结伴而行，就像独行的旅者，既勇敢十足，又略显孤独。秋凉时节，蟋蟀的鸣叫还是不绝于耳。循着声音去草间寻觅，却总是一无所获，不得不感慨它们的隐藏技能，让我满心不甘与无奈。

有一段时间，我苦于膝痛无法爬楼梯，迟迟没有去看解忧台。有一天，我终于因烦闷疲惫而鼓起勇气，小心地爬上楼梯，缓缓地跨过通往天台的门时，一片没有任何遮挡的晴空出现在我眼前，将我彻底照亮。我眺望着河对岸繁华的城市建筑，凝视着矗立在群楼之间的杜甫江阁，还有橘子洲上的茂密树木，心中又悲又喜。悲的是长久困扰于身体的疼痛中，内心杂草丛生，好似失去了发现美好的能力；喜的是此刻站在这里，终于可以再次畅快呼吸，畅快望远，甚至可以长啸一声，将胸中的浊气吐出，从青山那里获得抚慰，从绿水那里获得同情，从天空那里获得包容。

从那以后，我几乎每天都会上去。天空不停更换着幕布，有时是澄澈如洗的碧蓝，有时是流光溢彩的晚霞，有时是白茫茫一片云海，有时是灰蒙蒙一层轻烟。青山虽静默不言，却也时时变化着形貌：雾气氤氲时，它像一位蒙着面纱的仙子，若隐若现；霜雪覆顶时，它又似披上银甲的守望者，肃穆沉静；天朗气清时，它如洗尽铅华的隐士，淡然而亲切；阴雨蒙蒙时，它则像一位沉默的老友，任雨丝洗刷岁月的尘痕。还有那绿水，不是在微风中泛起细碎波光，倒映着云影天光；就是在细雨中翻起涟漪，仿佛无数活泼的生灵在水面跳跃。它们每天都以不同的姿态或面貌出现，从不重复，也从不知厌倦。

大自然的活力促我振奋。人世间，谁没有烦恼、没有遗憾呢？我们怎么能因那些伤痛、烦恼或遗憾而束缚住自己的心灵，把自己困在无形的牢笼中，而无视近在眼前的美？在心中，我也筑起一座解忧台。在这里，将烦恼交给风，风会将它们轻轻吹散；我要将遗憾交给云，云会将它们深深藏起。而我将继续在这辽阔的天台，品味浮生。

美哉斯台 可以解忧

张丽琴



曾熙山水立轴 1926年 纸本设色 纵136.5厘米，横37.5厘米
湖南省博物馆藏